

# 美好的夜晚

方晓蕾

那晚因为都玩得高兴,彼此说话都没有分寸了,尤其是拿我和阮茵说笑话。我俩之所以成为主角,不外乎是这次预选我俩排名一二,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阮茵,所以在大家的强迫下,那晚阮茵也喝了一点酒,我和这个喝了和那个喝,喝得一塌糊涂。有酒大家就更尽兴了。阮茵是女孩子,知道分寸,看看时间晚了,她就使眼色让我走。她使了几次眼色我都装作没看见,她又扯我衣角。

你干吗啊,我喝高了,不理她。她说:方英安,你也不看看时间,明天还要上学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喝得开心,哪管她的想法。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走,我走,她有点生气了,气呼呼地走了。她这一走,我的豪气一下子也走了一大半,放下酒杯,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往外面跑。

方英安,你不至于把小媳妇看得这么紧吧,平时和我不太说话的张晓霞此时却冷嘲热讽。

刘向东也说:就是,方英安,一看你这个人就没有出息,不就是一个小媳妇吗?一发脾气不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啊。

我有点恼火,也顾不上他们的嘲笑,说:闭上你们的臭嘴,不准胡说,我是怕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雷老师这时说话了:方英安你去吧,一路注意安全。见雷祥文说话了,大家这才闭嘴,我和大家说了再见,一溜烟地追了出去。

我虽然喝了酒,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知道阮茵一定不会回学校了,肯定是回家了。要回家只有走河这边的路。林场在狮子口镇的上方,在桥头后面的山坡上,离镇上有一里多路,刚好和我的家、和瓦场在一边。阮茵要回家就不用过河,从我们白天常走的路直接可以到瓦场,路、河水和小镇是平行的。但路不好走,先是沿河走一段,然后往山上走一阵,再下到河,顺着河边走,穿过一片柳树林,就到了瓦场。路倒是熟路,也不太远,可这六月初的夜晚,没有月光,隔着一道河,镇上的灯光也照不过来,阮茵胆子又小,她一定会害怕的。

我就顺着这条路往下找,边走边喊:阮茵,阮茵……我又不敢大声。阮茵没有答应,我就叫她小名。她的小名,我们平日都不叫,还是小时候喊的。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名了,其实我也讨厌,但这个时候,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灰子,小灰子……

讨厌,叫什么叫啊。我刚走过桥头,走到狮子口派出所的楼下她就从屋后阴影处站出来,一把拉住我,掐我:说过不准叫我小名的,怎么又记不住了?

嘿嘿,我不叫你小名,你会出来?我傻笑。贫嘴……喂,你怎么知道我走这条路?她也傻笑。

我说,你以为我真傻啊,你走那条路?你走过河?你不是发脾气跑了吗?怎么才走这啊。派出所离林场不远,就在桥头边,是过去红庙公社所在地。公社没有了以后,就归派出所了。过了派出所一直到瓦场就没有人家了,就是那条高高低低的路了。我知道她一个人不敢走,故意气她。

你……她张起爪子又要掐我。走吧,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不给她掐我的机会。她抽了几次没抽掉,就随我了,让我拉着她走。

黑黑的夜空里只有星星点点如白芝麻似的星星,没有月光,但我仿佛能恍惚地看到发白的路的影子,其实不是看到,是感觉,因为太熟悉了,从会走路起就在这路上不停地走过,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摔着。我牵着阮茵小小的

手,慢慢地走着,我真想这样一直慢下去,慢慢地走回去。路的右边是河水,六月的河水流得十分的畅快和从容,连水声都是欢快的“哗哗”声。也许是我心情愉快的缘故?水不大,但也不小,河面只有几丈宽,我们走的这边稍高,而河的那边靠近街道的一边是平坦的,平坦的河面,平坦的沙地和河滩,从街道楼房的窗子里钻出来的灯光,洒过河滩沙地,洒到水面上来,昏黄的灯光在平静的水面部分还看不出来,但越往我们这边越弱,可是由于路这边的岸高水深水流急,弱弱的灯光洒在流动的水面上,翻动的水花反倒折射出更亮的光线,像水银,像白银,像碎银……若不叮当作响,还像打碎的豆花……我看得有些呆了,竟停下了脚步。

干嘛呢?阮茵见我不走了,摇我。你看那水花真好看,你看像什么?嗯……她仔细地看了看,说,像梦?嘻嘻……像梦?你知道梦的样子?反正像梦,那样的美好,却又无法言说,不是像梦吗?她噘着嘴,为自己的比喻得意。

走吧,我看看你再做梦。我笑着打击她。我说的对不对?对啊。

阮茵当然对。其实我和她这样地看水已经有很多次了,她也问过我灯光或者月光下的水花像什么。我说像什么水银之类的,她就嘲笑我,说我财迷心窍。还说我缺乏想象力。我自己都有点讨厌自己了,怎么就这样缺乏想象力呢?

见我说话,她拉了我的手说:怎么了?我的比喻比你那银子的比喻好,伤你自尊心了?

你以为我的自尊心那样不值钱啊,我咧了咧嘴,笑了。我看不到,但我通过她的手已经感觉到她的笑了,是那种会意的一笑,这种笑通过她的神经她的肌肉她的手掌,让我很清晰地感觉到了,就如同我看见了她的微笑一样清晰。

我们俩就这么手拉着手,嘴拌着嘴,竟然毫不费力地走到了柳树林。穿过柳林,就上了大路,路的里边是几丈宽几千米长的稻田,从稻田中的大路往里走,就是由几个院落组成的瓦场了。阮茵的家在最下头,往上紧挨着的就是我家。

这片柳树林肯定是有历史的,我有记忆的时候,这片柳树林已经很大一片了,但柳树都不大,是后来发芽长成的,不过几年十几年。而据爷爷说,原来柳树林是由几十株大柳树组成的,这些柳树,我出生时已经是水桶粗了,至少有百年了吧,最大最老的一棵柳树已经没有了,在我小学四年级那年被雷劈死了。那棵柳树可真大啊,三个大人才能合抱住,它长在河边,但它已经高过了我们后面院子的房子了,你想想多高?当年它被雷劈死以后,瓦场几户人家拣来当柴火烧,竟然管了三四家人一年的柴火。周围的人都把那柳树是神树,还给柳树披红,因为他们说他们经常听到柳树里有说话的声音。后来柳树被雷劈死后,人们才明白,原来大柳树已经空了,里面住着两只黄鼠狼,是黄鼠狼在里面叽叽喳喳的。

我儿时的乐园就是这柳树林,是后来长成的几米高碗口粗的小柳树林了。记得小时候,我和院子里的小孩,阮茵、曾家黑子、唐家里娃子、黄家三娃子等在柳树林玩翻了天,我们在一起打仗,往往我一人是坏蛋,那时电影《孟梁崑战役》正在街上放映,大家都学电影里的情节,我就演坏蛋张灵甫,大家都打我。小灰子阮茵看不过去,就帮我,主动当坏蛋,站在我这一边。

看着这些柳树,我忍不住这棵摸摸,那棵摸摸。

你干嘛呢,阮茵问。呵呵,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打仗的事不?怎么不记得?你老是演坏人,受别人欺负。你不说我还忘了呢,哼,别人欺负你,你却欺负我。

那时不是小嘛。你大了也欺负我。我哪有啊。

你还不承认?你看你今晚就欺负我,喝酒的时候你就不管我。

我这不是管了嘛。那你去年还欺负我呢?你栽赃,我哪有啊。

看看,你欺负人你都忘了!去年春天,就在这柳树林里,你忘了?

阮茵这么一说,我的记忆一下子就恢复了。我……我……我张口结舌。

你……你什么啊,不跟你说了,回吧。阮茵说着自己“噔噔噔”跑出柳树林跑上稻田间的大路,几步就回家了。我也往家里走。走到门口,看见她已经“吱”地一声推开了他们家的大门,侧身进去了,房子里的灯光从门缝里刚探出脑袋,可是随着“吱”的关门声,灯光随即灭了,夜又恢复了黑暗。我呆呆地立在那儿,一时怔住了,被这瞬间露出又瞬间消失的暗黄色的光。

你怎么不进门?我被这声音吓了一大跳,你吓死我了。见黄桂英趴在窗子里看着我,我没好气地说。

你这样不经吓啊。噢,你怎么在屋?没在河那边给娘帮忙?我没好气地问。

你还问我?姨知道你们今晚不上自习了,怕你饿,让我给你做夜饭呢。

爷呢?爷早睡了。你吃啥子?不吃。

你不是和小灰子一起去同学家吃了啊。你烦不烦啊,我不耐烦地说。看着小英子有点受不了了,我也难过,但我还是心硬硬地不理她。

小安,你和小英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啊,爷在隔壁睡房里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大声说我。

爷,没事,闹着玩呢,小英子搭腔,爷在那边不言语了。见小英子还立在那儿不走,我没好气地说:我要吃酸菜拌汤。黄桂英听我这话,马上笑了,欢天喜地地去了。

第二天早上,阮茵来敲我的窗子,我还没醒。你等下啊,马上好,我在窗子里面急急地说。我三下五除二地抹了一把脸,就冲出来和她去学校。过河的时候,阮茵斜着眼睛问我:你可是从来比我起得早啊,今天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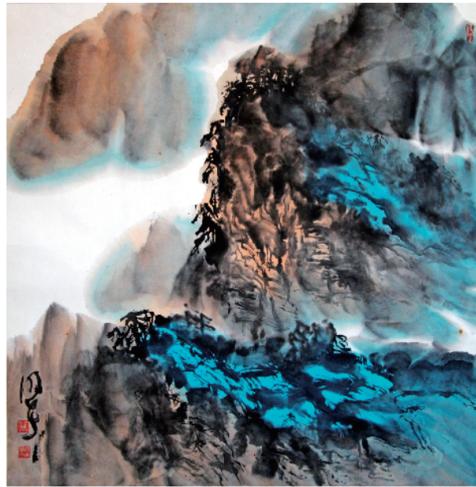
我知道她找碴,没理她。她还不饶我,嘻嘻,怎么了?昨晚不是闹着玩晚了?

别多嘴,迟到了。果然,我们从河堤上到学校操场的时候,已经散操了。几个看见了我们的同学正站在不远处,想看我们的笑话。我们正想溜过去,班主任肖琪玮黑着脸对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以为预选上就了不起了?离中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你们还不抓紧?阮茵,你先回教室,方英安,你到我办公室去。

我听了这话,撒腿就跑。



汉水幽居



秦巴雨后 唐明东 作

甲:今天剧组临时安排我们俩给大家说段相声。

乙:哎呀!我是搞音乐的,这不赶鸭子上架吗?

甲:别怕,说着说着就上路了,再说你也不是鸭子呀。

乙:我是小天鹅。

甲:我俩往这儿一站,其实就是一部电影名字。

乙:哦?

甲:《美女与野兽》。

乙:《美女与野兽》?难怪听的,为什么不叫成《牛郎与织女》呢?

甲:这个比喻好!(对观众)她已经上路了,我再加把火把把她拖下水。

甲:乙老师呀是我们陕南著名歌手,不但人长得美,歌声更是无与伦比。

乙: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甲:我们陕南是著名茶乡,唱茶的歌儿几天几夜都唱不完,乙老师她张口就来。

乙:(愣住)

甲:乙老师她张口就来。(示意乙唱)

乙:唱《茶乡美》:请到茶乡来哟,请到茶乡来哟,绿水青山哟,茶乡那个风光哟,多可爱呀依儿哟……

甲:果然名不虚传,大家还不想听?掌声再热烈再持久,乙老师的茶歌一首接一首。

乙:(唱《请茶歌》)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甲:乙老师的茶歌几天几夜也唱不完(示意乙继续唱)。

乙:哎呀!光我一个人唱也不好呀,你怎么不唱?

甲:你没邀请我呀?

乙:(恍然大悟)甲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歌声也是杠杠的,他张口就来(示意甲唱)。

甲:这难不倒我们相声演员,说学逗唱那是基本功。

乙:(与观众互动)大家掌声欢迎。

甲:(唱陕南民歌《采茶歌》)阳春哟,三月哟,上呀上茶山,姐妹采茶好喜欢好喜欢,山山飘香,处处是茶园,左手一把翡翠绿,右手一把嫩毛尖,快快采呀快快采,采满了小茶篮哟。

乙:你还真会唱,再来一首要不要?甲老师的茶歌也是三天三夜唱不完。

甲:(张嘴不发音,做慷慨激昂演唱状)

乙:(着急状)噢?怎么没声音?音响师、音响师——

甲:别叫了,话筒好着呢,我刚才只是表演没出声。

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音响出问题了呢。

甲:老实说吧,我只会唱那么几首,还是昨天刚学会的呢。不过,我说一首歌,不但你会唱,在场的观众绝大多数都会唱。



## 戏谑“六口茶”

(相声)

王健春

乙:哦?哪一首?

甲:《六口茶》

乙:《六口茶》?哦,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甲:这首歌貌似是男青年向女青年讨茶喝,实际是陕南一首典型的爱情歌曲,把陕南人委婉、含蓄和羞涩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像陕北人直来直去赤裸裸,(陕北话唱)“拉着你的手,亲亲你的口,咱俩个往那疙瘩里走……”

乙:还真是。

甲:不过《六口茶》这首歌也不完美,漏洞百出。

乙:哦?你说说看。

甲:它每一段都不合情理。

乙:哦?我还第一次听,新鲜!

甲:要不咱俩边唱边说。

乙:好啊!

甲:我们这是说相声,不能正着唱。

乙:那就反着唱,怎么反着唱啊?

甲:你是女的唱男声,我是爷们儿唱女声。

乙:哦,这么个反唱。

甲:啊,你行吗?

乙:来就来,(女扮男声唱)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在家不在家?

甲:(男扮女声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么多话,我的那个爹妈已经八十八。

乙:这有问题吗?

甲:有问题呀,你是女的为什么唱男声?我一爷们儿假声假气唱女声让人倒胃口。

乙:这不是你让反着唱的吗?

甲:噢,这个就不提了。我问你,歌词唱的那个爹妈多大岁数?

乙:八十八呀。

甲:你确定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八十八?

乙:你不能咬文嚼字,人家意思是爹妈岁数大了。

甲:可人家问的什么?(唱)你的那个爹妈在家不在家?你得回答在家还是不在家呀,人家又没问你爹妈年龄,你怎么答非所问呢?

乙:在家不在家,无关紧要,俩老人岁数大了,不管事儿啦。

甲:哦,不管事儿啦,就不尊重?就当是空气?

乙:你这是钻牛角。

甲:我们接着来,我还能找更多问题。

乙:你这是在挑剔。(准备唱被甲挡住)

甲:这次我先唱。(唱)喝你二口茶呀问你二句话,你的那个哥嫂在家不在家?

乙: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么多话,我的那个哥嫂已经分了家。

甲:人家问的是,(唱)你的那个哥嫂在家不在家?你回答说不在家不就行了吗?

乙:我回答说分了家的意思就是不在家呀。

甲: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你的那个哥嫂”应该多大岁数了?

乙:这个、这个,没想过。

甲:我给你分析吧,(唱)我的那个爹妈已经八十八。按晚婚晚育三十岁添孩子,(唱)你的那个哥嫂应该五十八。

乙:就算是吧,反正已经分了家,现在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往下唱?

乙:还唱得下去吗?你这不砸场子的吗?

甲:(唱)喝你三口茶呀问你三句话,你的那个姐嫂在家不在家?

乙: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么多话,我的那个姐嫂已经出了嫁。

甲:哦,嫁人了。那我再多问一句话,(唱)你的那个姐嫂今年多大了?

乙:这个、这个,有关系吗?反正这会儿不在家。

甲:还是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吧,爹妈八十八,晚婚晚育,三十岁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十八,老二是个女孩儿,你的姐姐应该至少五十岁,对不对?

乙:对吧?反正已经成年了,嫁人了,这会儿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唱。(唱)喝你四口茶呀问你四句话,你的那个妹嫂在家不在家?

乙:(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么多话,我的那个妹嫂已经上学啦。

甲:上学?上什么学?小学、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

乙:唉!你管上的什么学,反正这会儿不在家!

甲:我们要认真、要严谨,我知道你也不知道,我再给你分析分析吧,爹妈八十八,晚婚晚育,三十岁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十八,老二是个女孩儿,姐姐至少五十岁,老三是个女孩儿,也就是你,结果老四还是个女孩儿,你的妹妹应该至少四十岁。四十岁不可能上小学,四十岁不可能上中学,四十岁大概在读研究生吧?

乙:唉,你哪里的呀,歌词的意思就是妹妹这会儿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唱)喝你五口茶呀问你五句话,你的那个弟弟在家不在家?

乙:(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么多话,我的那个弟弟还是个奶娃娃。

甲:你的弟弟是个?

乙:(唱)我的那个弟弟还是个奶娃娃。

甲:还在吃妈妈的奶?

乙:嗯,还很小,不懂事儿。

甲:不对呀!爹妈八十八,晚婚晚育,三十岁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十八,老二就是姐姐,至少五十岁,老三也就是你,生、生、还生,结果老四还是个女孩儿,妹妹应该至少四十岁,怎么突然冒出个还在吃奶的小弟弟?不会搞错吧?

乙:哎呀!歌词的意思就是弟弟很小,不懂事,不碍咱俩的事儿。

甲:咱俩?咱俩有啥事?你可说明白,我可是清白的。

乙:唉!跟你说话真费劲儿,是歌词里的一对恋人。

## 园林安康

胡庆军

感受安康的园林,文字之外把时光铭刻在目光里留下层叠更替的轨迹和幸福的日子或许只写一个偏旁画里面隐藏着故人尘封的记忆让所有的色彩诠释安康四季里的味道



初心、匠心、用心、暖心、清心 丰满生态安康城市建设的软实力 一江两岸公园、广场、古树名木 人文历史是安康故事的一部分 一点一点扩写园林城市的四季

穿行在那些像血脉一样交织的街巷安康的过去和现在,一起涌来点点滴滴的变化书写安康人的生活每个章节都凝聚着安康人的热爱与付出走在安康的街上就像在老电影里寻找一个遗落的旧梦一簇簇淡淡的树叶间漏过阳光